

南林桥的年味儿

■徐建英 作者地址：通山县天鸿美庐7栋

我出生的南林桥镇位于鄂东南，隶属通山，地处通山县、崇阳县、咸安区两县一区的交界处，是咸宁市的重点口子镇。一进腊月二十四，年的序曲在南林桥次第拉开。

腊月二十四，是小年，也叫“阳尘节”，南林桥人家会“打阳尘”。所谓打阳尘，即是清洁打扫的意思，不过会细致很多，因为从这一天开始，将意味着开始正式过年了。

吃罢小年夜饭，我们兄妹裹着旧头巾，把扫帚绑在长竹条上，打扫屋顶房檐上的蜘蛛网和尘粒；母亲照例拆洗被褥窗帘，擦洗锅盆碗等餐具；庭院里的父亲，也早早准备好了锄头水管，领着我那先生，清理明渠暗沟。

做完清洁，我童心大起，把备好的红纸递给母亲。记得小时候，做完清洁母亲会把兄妹召到一起，叮嘱我们须要言语小心多说吉利话，然后取出一方红纸，在我们的嘴边作样拭擦，口里念：“百无禁忌，百无禁忌！”小孩说话口无遮拦，据说红纸擦过嘴的坏话会全部消失。虽然真假无从查究，但每年，我们都会心甘情愿地让母亲用红纸拭嘴巴。当母亲接过我递去的红纸后，怔了一下，但随之大笑起来：老姑娘了，还擦？擦吧！擦吧！多老还是您闺女呢。一屋子笑声。

父亲和往常一样，把炒好的花生瓜子和着糖果甜酒一起摆在灶上，送灶王爷。据说灶王爷每年的小年夜会回天庭复命，向玉帝陈述家里老小一年来的善恶功过，如果给灶王爷供奉了吃食，灶王爷会为我多说好话，来年全家就会平安健康，财运亨通。

腊月二十五，是打豆腐的日子。街集上的豆腐，五块钱能买一提袋，但六十多岁的父母，仍然习惯在这一天打豆腐，炸豆腐。为此，父亲还特意买来了家用豆腐机。母亲照例在半夜二点起床泡黄豆，为什么半夜泡，母亲自有一套说法：不懂吧？黄豆泡晚了，胀不好出不来好豆腐。泡早了，豆子都泡糟了，豆腐就会入味。父亲会按母亲规定的时间，把泡好的黄豆放进豆腐机里磨浆。磨好的豆腐，经过煮沸，滤浆，打膏做的时候也会细分成水豆腐和干豆腐。水豆腐会厚实很多，细腻很多，一般用来清炖，煎炒或者做火窝子。至于干豆腐，打膏时份量会加重，装进豆腐框会多压几块石头，泻除水份后用油炸成豆腐干，晒干储存。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，这些油炸豆腐干会从年头留到年尾，是待客必不可少的桌上菜。

腊月二十六，母亲早早烧好开水，父亲把那套掌刀工具磨了又磨，乡下人杀年猪有规矩，得照着猪脖子一刀进“仓”，被刀捅进后的猪不能发出嚎叫声，猪开膛后那刀口里不能有任何刀绞乱痕迹，也就是要杀得干脆利落，这样据说象征着家里来年会很顺利。要好的邻居不请自到，三五汉子脱掉外衣，吆喝着帮忙给猪淋水刨毛开膛。父亲会把猪头、猪蹄、猪下水等各部分收拾得井井有条。猪头一般是除夕供奉供祖宗的贡品，得等到敬过神灵、祖宗后，会在“年夜饭”上出现；但猪肚，猪耳朵之类，会留给家里的亲戚正月来拜年时，切成一小碟一小碟的，连带一两白酒慢慢咀嚼。血脖、里脊、硬肋、后肋等，父亲切分成一缕一缕的肉条子，待肉气冷却后，均匀地撒上盐巴，放进一口大缸里腌，等过上三五天，年猪肉入了盐味，再放进灶头上的木柜子里，让烟火慢慢熏成腊肉，这样加工过的腊肉很香，也不会变质。

当男人们汗流浹背忙活时，女人们则不停地夸，夸父亲掌刀的手艺好啊，夸母亲的年猪长得肥啦。南林桥人看重杀年猪，一般在杀猪前把重要的亲戚，如叔伯舅舅之类的血亲早早请到。另外要接本族的长辈，帮忙杀猪的乡邻，不过除了特殊关系，一般每家只请那个男主人。人坐定，菜都上桌后，母亲会找上家中的大海碗，把猪血旺，猪肉，猪肝猪心薯粉丝煮成的年猪汤送给左邻右舍。能被人家请上这样的饭，喝这样的年猪汤，和地位权势一点关系也没有，牵扯的，只有亲情乡情。所以被请的人也乐于到座，乐于接受年猪汤，只是这样一来，家中就会连着几天有客要请，直到过年。

这些，如今在城市早不值一提的东西，但我们南林桥镇仍在一年一年地传承。也因为有些，南林桥老辈一辈的人，无论走出多远，年到了，人就开始飞返。小镇，村落，固然牵系，关键的还是人啊——亲人！有他们，这年，才叫滋味嘛。

故乡的声音

—

大哥打来电话，说老家成氏家族的祠堂完工了，庆典定在腊月二十五，问我能不能回家。他兴奋且快速的语速有些含混不清，我尚未听清楚，那边便是一片忙音。

回家，这二字从我耳畔响了多少次？我记不清，也不愿记起。它是星斗天河里最亮的一颗星星，一轮回，一次次，在喧闹的人潮，在寂寥的静夜，在无眠的梦境，从心底最柔软的一角，亮起。

母亲说：蓉阿，这里是你的根，我走后，你要记得回家。母亲是摸着我的手说的。我站着，她也站着，在老屋，面对面。她的两个手掌像九宫山上的松树皮，皴裂、粗糙、沧桑，在还还算光滑的手背，一遍遍，上下游动。我低头看她的时候，她正好抬眼看我，她玻璃晶体的眼角边缘，有光点闪动。

十年，听过的话语用箩筐用方斗用粮仓都装不下了，我都记不住。母亲那一句，在心尖就生了根，衍生出枝枝蔓蔓，遍布每一脉血管，每一个毛孔，每一根神经。

我想回家。
我不能回家！
没有父母的家那能是家呢？
都说儿行千里母担忧。这世上，那个离你最近的人已离你最远，她在黄土中沉睡。你的喜你的忧，你对她的思念，你想倾诉，拿起电话，闭着眼按那几个熟捻于心的号码，良久，无人应答。你的心，空了；你的眼，没了色彩；一种被遗弃的孤独舔食你的心房。

家族微信群里的年味儿

都说如今的年味儿已渐行渐远，而今年，我却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感受到了别具一格的“新”年味儿。

今年春节，父亲和母亲被哥哥接到广东过年，导致我们三兄妹天各一方，不能回娘家 and 家乡所有的亲人们团聚。我以为这将是一个失落而无聊的年份，没有想到，我们这个家族的微信群，把所有亲人们的心凝聚在一起，度过了一个祥和而特别的春节。

每年春节，我们这个家族都会聚在一起，举行一次温馨而煽情的春节联欢会，这样的团聚，维护并增进着我们的亲情。今年，因几个家庭的缺席，春节联欢会被取消。除夕之前，我和表妹两个“组织部长”把亲人们都拉进了家族微信群，虽然我们分开着，但我们想尝试通过新时代的方式来共度春节。

从除夕开始，我们的家族微信群就开始沸腾起来。来自每个家庭吃团年饭时的小视频、照片，一个



百合鞋垫

春节前，也就是情人节那天，妻和她的闺蜜一时兴起，前往花卉市场各自买了一束花草，说是没人送花，慰劳一下自己，如此而已。

那束包好的花枝中，间杂着几支富贵竹、几支满天星、几支百合，回来她让我打理一下后，插在装好自来水的玻璃花瓶里。那时，百合翠绿翠绿的，在满天星和富贵竹的衬托下，婀娜地打着苞，似乎沉浸在甜蜜的睡梦里。

春节期间，一家人回乡下老家，我拣了几本待读的书，妻带上她绣了一半的鞋垫。在老家，在亲情的氛围中，间或出门走走，间或做做家务，间或在屋后园子里晒晒太阳，间或和一家人聚在一起看看电视、唠唠家常。更多的时候，我拿着书，妻绣着鞋垫。阳光明媚的一天，我在庭院闲逛时，用手机将一棵结满

一颗心，找不到归宿。

在每个传统的中国节日，在父母的生日、忌日，剥开思亲的伤口，一片猩红。

一年一度的春节，看那火车、汽车、开车、骑车；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地上走的，都奔不同方向却同一目标——回家，心，便开始游离。

腊肉香，糍粑粘，猪脚粉条包坨圆。团团圆圆。母亲那目光闪动的眼，在四面八方与我对视。回家，回家……

二
嫂子说，父母没了，还有我和你大哥，还有其他姊妹和亲人。长兄如父，长嫂如母。

的确，大嫂进我家门时，我才一岁。她的儿，我的侄子，仅仅小我两岁。

姑嫂、姐妹、母女知己，四重身份，于我们，十分黏贴。春天到了，她拿起电话：蓉阿，我抽了很多水竹笋，给你腌着，给你晒着；红心苕过了一冬，甜透了，一开春我就刨成苕丝晒干了，都给你留着。你什么时候回家？

生日来临，她唠叨上了：买点好吃的，莫太累了，莫委屈自己。

中秋临近，她低柔的声音如山岚温煦的清风：后背山你最爱吃的糖梨熟了，树枝压弯了，你大哥用木棍撑着，你再不回，就要烂了。

我总是回应：忙啊，忙啊。

接一个地在微信群里展示出来，就像荧屏上的现场直播。亲人们围坐在餐桌前，对着镜头，举起酒杯，脸上绽放着喜悦的笑容。还有每家的特色菜，让我们看着垂涎欲滴。望着一张张亲切而熟悉的脸，听着熟悉的声音，我激动得心都快跳了出来。这些温馨和谐的画面定格在手机屏幕上，可以一遍接一遍的欣赏和回味，就像我们都聚在一起。

春节晚会开始了，群里也没有停止沸腾，仿佛我们在一起比看春晚更重要。一个个节目下来，群里便开始吐槽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幽默的语言让我一直对着手机傻笑。今年春晚的创新就是多了个摇红包环节，估计全民都是边看春晚边摇手机。看家族微信群，发现大家都在调侃着：手都摇酸了，手机电池都快摇出来了，也没抢到一分钱。表妹冒出一句：去他的春晚红包，还不如我们自己来发红包。接着微信

年年有余

初四，到岳父家去拜年，与岳父聊天，才发现岳父家每年过年都要过两回年。

先是腊月三十，岳父家要吃一回团年饭；到了初一，岳父家还要吃一回团年饭。腊月吃团年饭，吃的是送别饭，送走带来丰收的马车；初一吃团年饭，吃的是迎新饭，迎接三阳开泰的羊年来到。

听岳父讲，现在吃团年饭越来越简单化了，要是在三十多年前，吃团年饭的程序大有讲究。至少在腊月三十和初一吃团年饭之前，要由一个人打锣敲为号，号召全族人到自家祠堂祭拜祖先后才能各自开始吃团年饭；否则，就是不孝敬，忘祖忘宗。现在这道程序省了，但年纪大的人，还是要在自家屋里点三柱香祭拜自己的先人后才能吃团年饭。

与我的老家相比，岳父家不仅要吃两回团年饭，还有一道非常特别的菜，无论是谁，都不许吃，每餐都保留着。这道菜就是鱼，一条武昌鱼，实际上是用“鱼”代替“余”，以“鱼”来寄托人们对生活的美好希冀，对未来富足生活的向往，以求得年年有余，因而，这道菜也叫做“年

桂子的桂花树和几朵开得亮黄的迎春花拍了照片，附上“桂子月中落，天香云外飘”、“桂子迎春，庭院纳福”等文字发了微信，收获了一大堆点赞。

温暖惬意的日子，一个转身就溜过去了。从老家回到住处，打开房门，撞入眼帘的瓶中让人为之为一振。儿子兴奋地叫了一声：“哇，百合开了，真白！真香！”看到百合花开的一刹那，我的心底有了一份触电般的颤感：这分明是上天才能开出来的花呀！它的美丽，它的纯白，它的清香，又岂是人力所能及的？

这悄然开放的百合，株形端庄，花色纯白，形状优美，香气弥漫，予人以洁白、清香、纯雅之感，可谓高贵雅致，错落有致，芳香袭人。我蓦然想起，妻子在鞋垫上绣的花形，不正是百合么！百合——百年好合，多好的寓意呀！我拿出妻子绣好的鞋垫，只见针脚严密的两只鞋垫

三
十年了，最初失去父母时那刻骨铭心的痛，在慢慢减退。时光，像一根皮筋，把故乡与亲人的影子，拉大又缩小。节假日或在亲人喜庆的日子里，那些褪色的记忆浮上来，放大数倍，裹着往事，笑着笑着便流了泪。擦干眼泪，把往事浓缩，束之心胸。行走他乡时，也背负负心的行囊，一起流浪。在街头或某个角落，形似故乡人的一句话，一个背影，会无比亲切，也会触动内心无限伤感。

家啊，永远走不出游子的视线。

四
这个冬天是冷冬，有点漫长。

长夜伏案时，除了几根手指在键盘上动，身体的其它零件如固定在一个位置上的机器部件。腿脚麻木时，对家乡的火塘有了渴望。摊开远视镜，在岁月的缝隙里，依稀看见母亲在火塘边纳鞋底做棉鞋，铺棉花缝棉衣。才想起，脚上大嫂做的棉鞋有好些年头了。低头看，鞋面黑色灯芯绒凸起的条纹已磨平，露出灰白的衬底。仿佛给自己找到了理直气壮的理由：回家！连忙抄起电话，也不管时钟转向了零时，大嫂睡意迷蒙的声音似空谷深处传来：“谁啊？”“我，阿蓉，我要回家！”“今年冷，我给你和妹夫、鹏崽都做了棉鞋。腊肉、糍粑都准备好了，就等你们回家过年。”

电话这头，我的镜片顷刻模糊了。恍惚间，看到母亲在祠堂上冲着我笑，祠堂那一排排黑漆刷过的牌位，似有光亮拂过。

■万娴 作者地址：咸宁市温泉幸福路

红包撒了出来，一轮又一轮地抢红包开始，看亲人们抢红包的速度和记录，内心的感动油然而生。原来，我们一直彼此陪伴着。

大年初一一早，群里就更热闹了，各种拜年的语音和视频，让我惊喜连连。金字塔结构下的三辈人，以各种喜悦的表情出境，那些发自肺腑地话语动着所有的亲人。接下来几天，每家都在微信群里“报道”着行踪，那些惦记着的人，那些熟悉的景，谁正在谁家团聚，谁正在哪里旅游等，所有快乐的情景都在微信群里分共享着。我们陶醉在家庭微信群里营造的温馨氛围，好像一场不限时的春节大联欢。

亲情，是需要倾诉和互动的，亲情是春节里最重要的情愫与守望。时代在进步，年味儿不会一成不变。只要亲人们的心在一起，我们就能通过各种方式团聚。

年味儿，其实就是亲情的味道。

■玖昆 作者单位：嘉鱼县财政局

年年有余”。
其实，“年年有余”这道菜在春节期间，每餐都不能少。除了腊月三十和初一吃团年饭以外，招待拜年的客人，也要把这道菜端上桌，客人走了，又把它收起来，就这样一直保留到正月十五。不过，时代不同了，现在这道菜只要保留到初三，之后，便可随便吃了。

从腊月三十到初三，每家每户必须保持餐餐有鱼，如果一餐无鱼，就意味着一年无鱼，不吉利。所以，餐餐有鱼，才能年年有余，也才能年年有余。这是当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祈祷与期盼。因为古代有个传说，南唐保太十一年（公元953年），皇帝御舟行到嘉鱼一带，听说这里的水多鱼多，品尝了当地官员进贡来的鱼，刚尝一口，皇帝便不禁连声叫好：“佳鱼！佳鱼！”嘉鱼，由此得名，从此嘉鱼人崇尚鱼文化，在民间习俗中都讲究供鱼，有“食不能无鱼”之说，取“鱼之吉利，鱼跃龙门”之意，象征年年有余，岁岁有福。

当然，每逢过年吃团年饭时总少不了这道特别的菜——“年年有余”。

■程应峰 作者单位：市政服务中心

上，分别凸出一朵绿叶相衬的硕大的百合花。这千针万线，全凭手工劳作的不易，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其实，凡烟火人间的情感就是这样，无须甜言蜜语，无须海誓山盟，一双鞋垫，一朵花，就经营得明明白白，阐述得淋漓尽致。

是的，百合开了，妻子的鞋垫也绣好了，可以打开思想的门窗，尽兴畅游了。我用手机拍下百合花开的情景，又将妻绣好的鞋垫纳入了镜头中，附上以上文字，发了春节回家后的第一条微信。

这条微信一发，便有人评论说：“幸福不是花开时的流连，是针线线从脚心往上的温暖。”我当然明白，发出这般感慨的女子，内心一定是充满诗意和爱的向往的。在她的眼里，在她的生命里，应该存活着许许多多触动人心的东西。